

人物

三叉戟的“老骥伏枥”与“志在千里”

——访作家、编剧吕铮

□本报记者 许莹

在近两年荧屏上,电视剧《三叉戟》的确是“特殊”的存在。一方面,倚重文学精神的《三叉戟》本身,与采用一案到底或多案并举、以案件为中心结构故事的诸多公安题材影视作品不同,该剧选择以人物带案件,用人物推进叙事发展;另一方面,没有流量小生加持的《三叉戟》,转而启用陈建斌、董勇、郝平三位中年戏骨,他们分别饰演的“大背头”崔铁军、“大棍子”徐国柱和“大喷子”潘江海在“五十岁知天命”的年纪重返一线,主要人物年龄偏大,缺少爱情甜宠、没有激烈枪战等惊险奇特,这种与“年轻化”“商业化”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曾经并不被人看好,不过从现有成绩来看,吕铮更加庆幸当初选择了坚守。

谈人物:感性在先、理性在后的过程

谈到《三叉戟》的创作缘起,还要归于吕铮和天津同行2014年一次漫不经心的闲聊。“我跟他吹牛,说上世纪90年代末的朝阳刑警留个板寸,底下穿绿警裤,三接头的皮鞋,上衣是黑皮夹克,腋下夹个手包,里边儿是笔录纸、钢笔、印油、香烟和手铐。同行笑说,天津南开刑警个个都是大背头,穿立领风衣,走起路来虎虎生风。我好奇,问现在这些大背头啥样呢?他说嘛大背头啊,现在连头发都没剩几根了……”吕铮心头一紧,《三叉戟》人物形象种子自此埋下。

小说《三叉戟》是吕铮写老警察系列的第四部了。《赎罪无门》《名探》《狂探》都是以老警察为独立主人公,写完前三部之后他便觉得还差点劲儿,所以就吧刑侦、经侦、预审3个有代表性的警种的警察放在一起。回望自己12年12部小说的创作历程,吕铮发现自己写老警察的小说比写年轻警察的小说更容易获奖、上传杂志,究竟缘何如此?吕铮告诉记者,“我觉得作者在写作中不能投机取巧,让自己太舒服。事实上,我所有写的比我年龄小的小说,看起来都不太过瘾,因为你在写作中就没有挑战性,你很容易就能诠释年轻警察的世界观,其实就是在回望自己,但是写老警察并非易事,需要更多反思与沉淀。”

31岁时吕铮就写了小说《赎罪无门》,后来也曾被改编成由张国立和闫妮主演的电视剧《爱的追踪》。在小说《赎罪无门》中,吕铮写了两个60多岁的人,一个是商人张文浩,一个是警察马庆,讲述了他们生活中最后6个月的故事。那是吕铮作品第一次上《当代》月刊,尽管现在回过头来看文笔还是有些稚嫩。吕铮后来也问过杂志编辑,为什么当时会考虑刊发这篇小说?编辑认为,过去对警察的叙述多是围绕黑白善恶,而这部小说牵扯到了生死,这是其作品的一个提高。

“2014年有了人物形象种子,我又养了2年多。这期间公安部借调我去参与猎狐行动,纪实文学《猎狐行动》写完两本之后我便马上开始着手《三叉戟》的写作。”两年多的时间里,吕铮脑中一直绷着一根弦儿,他将这段过程看作是“养”人物的过程。“现在我写小说的习惯也是这样,想写一个素材的时候你就把它养着,并不急着动笔,而是围绕它去积累素材、采访人物、深入生活。”在吕铮现在的手包里,电脑上、U盘里,同时有5个文件夹,等哪个人物趋于饱满了就可以拿出来列入下半年的写作计划中。“可能的作家会选择先拉一个框架,再往框架里填充。我还真不是这样,我会养着人物,《三叉戟》中没有绝对的主人公,三个人是浓淡相宜的占比,我会往这三位人物身上积累细节,比如说什么话、抽什么烟、什么样的性格导致怎样的行为、谁和谁之间有什么矛盾……当你把这些人物都养得非常成熟的时候,拿过来再进



行理性分析,哪个人物应该走一条主线,哪个人物应当承担什么功能作用,《三叉戟》人物的诞生,实际上是一个感性在先、理性在后的过程。”

谈改编:《三叉戟》是对我个人的反思

着手写《三叉戟》的那年,吕铮36岁,他对小说中的人物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同身受,到了改编剧本时,他已经38岁了。“您可别小看这短短两年,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一次从三十而立就奔向不惑了,这种微妙的感觉也成就了我第一次对年龄的反思:36岁,3个12年过去了,我后面该怎么办?要有什么改变?如果有一天我变成了他们,我会不会对自己的从警生涯留有遗憾?与其最后找一个机会去搏命,我是不是应该把现在正在进行的时光都充分利用好?我从现在的自己看未来的自己,多了几分自省和自律,电视剧《三叉戟》看似呈现给观众的是中年危机,其实是想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千万不要辜负了现在,而让未来的某天追悔莫及。”

相较于原著,电视剧《三叉戟》的整体基调从笔锋冷峻转向温暖表达,人物的年龄也从将近60岁降到了50岁左右。在吕铮看来,人物年龄在影视改编时有所下降带来了更多“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的余地,他们既可以向前去怀旧,也可以向后听取退休老警察的经验。

在电视剧《三叉戟》中,“吕征”这一年轻警察的角色被很多观众揣测,这不是就是吕铮自己,而“三叉戟”则是带过他的师傅?吕铮告诉记者,他是小吕,也是大背头、大棍子、大喷子。“我从警20余年,有无数个师傅,警察这份职业就是要用最简单的方法处理最复杂的事情。”

在吕铮看来,警察和军队一样忠诚、一样听从指挥服从命令,但是二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军队是整齐划一的,趋向于集中力量干一件事,但是好的警察都是单兵作战,随时面临意想不到的危险、扑面而来纷繁复杂的案件。“其实很多人会去写案件,但是警察在日常工作中接触到的大部分是线索、心理,而不是案件。许多线索的查实和事件的处理也很有意思。”对于案事件的关注,电视剧《三叉戟》让观众看到了中国警察最真实的一面。

谈及年轻警察小吕,吕铮坦言小吕更多发挥了功能性人物的作用。“很多我想要在剧中传达的理念,都是通过小吕实现的。我通过小吕和师傅大量的对话去传达,如果只有三叉戟而没有小吕这个参照物,他们彼此之间去说一些事,观众就会觉得既做作又说教,有了小吕就成了师傅带徒弟,同时,往后写续篇,小吕也会慢慢踏上英雄成长之旅,以后他就是又会预审、又会抓捕、又懂经侦的警界精英,这也算是我自己的一点小心。”

身体力行在一线的警察,基本到了三十五六岁,就要开始物色把手艺传给谁了。“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恐惧的正是后浪,因为警察比其他行业青春逝去要快得多,尽管你有丰富的经验,但是拼精力、拼身体有时候确实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吕铮看来,创作初期小吕可能是工具,但是越到剧本创作后期,小吕已经变成了三叉戟精神的浓缩,小吕本身就是烈士子女,他有着中国警察的血脉和DNA,他身上肩负着三叉戟交给他的使命责任与担当,他是三叉戟精神的延续。

谈跨界:破除不自信的最好方法就是学习

在电视剧《三叉戟》之前,已有两部电视剧改编自吕铮的小说,但是他都没有参与到编剧的工作中去。这曾让吕铮非常困惑,因为改编出来的作品其实和他的创作初衷是不一样的。“当时我迷信编剧,以为有可能是编剧能力高于我,作品呈现实际上较文本是提升了,只不过我没有看明白。可是后来我从观众反馈中否定了此前的想法。”

吕铮坦言,原来觉得编剧属于神秘地带,在面对某种神秘地带时,你可能会不自信,但是破除不自信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学习。写完《三叉戟》之后,吕铮利用两年半的业余时间去中传、中戏学习上课,翻阅了大量剧本写作书籍,坚持每天有时间就拉片子,做足了编剧的“必修课”。他认识到,从小说到影视作品,看似是一层窗户纸,实际上需要跨越一条从文学语言到视听语言转化的巨大鸿沟。“文学作品中有大量情绪的、心理的、环境的描写,但是到了剧本当中多数是无效的,因为情绪、心理都要通过人物的眼神、动作等去呈现。”

吕铮分析,许多专业编剧改不好自己文学作品的原因是多

元的,他们并不那么用心,有时只是全权把影视改编当“行活儿”,或者并不真正了解警察,很难写出一个警察的真谛。种种原因让他意识到,“对于自己作品的改编模式必须要发生改变。”

从《三叉戟》开始,吕铮开始深度参与自己作品的改编。而此次与编剧沈嵘的密切合作,达成了他们最初期盼互为增益的创作初衷。“从一开始拉整体大纲到日后人物的确立、分集,前期所有阶段都是我们共同完成的。沈嵘负责主笔第一稿,我负责改第二稿,在共同修正的情况下交给导演,导演再进行修正。我和沈嵘非常有默契,他负责‘飞’,我负责‘向下拽’,一些惊险奇特、脑洞大开的故事,他都可以去写,超出编剧驾驭,让我感觉架空现实的部分,我们就共同商讨它的现实逻辑。有一次周末他来我们家谈戏,我们从上午10点一直谈到晚上10点,录音笔开着,我和沈嵘说好了,我扮演审讯者,他扮演犯罪嫌疑人,咱俩就开脑洞博弈,在小说的基础上完成从书面语言到视听语言的转化过程。这12个小时里,我们一起完成了6场重点预演戏。”

二人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吕铮告诉记者,“如果说剧本的功劳,我认为大部分都是沈嵘的,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编剧,也是一个脾气好的好朋友。我们达到了‘1+1大于1.5’的过程,让剧本较原著有了很大提升。”

相较于职业作家或编剧,吕铮需要把每天的日程安排精确到小时。每天夜里8点到凌晨2点,是他工作之余文学创作的自由时间。谈到未来的写作计划与打算,吕铮告诉记者,由高群书执导,黄志忠、姜武、郭涛主演的电影版《三叉戟》已进入后期制作阶段,自己也参与了此次电影编剧的工作,“加上电视剧版《三叉戟》,相当于6位老戏骨的同台飙戏,还是有很多可以去比较有意思的地方”。除此之外,继续《三叉戟》之后的《无所遁形》《迷探》和《三叉戟2之纵横四海》已陆续进入出版流程,《藏锋》已经写完,正在文学杂志的发表中,今年下半年至明年年中,《名探2》的写作也将会提上日程,手中同时还有大约5部小说素材在积累。吕铮笑谈,“这一阶段任务完成估计就要到两三年之后了,我会一直写下去,等到了跟‘三叉戟’一样的年纪,相信今时的努力,应该能换彼时的一句不虚此行,无怨无悔。”

新作点评

待到山花烂漫时

——评电视剧《最美的乡村》 □汪帆



虽然缺少农村工作经验,但凭借对党的忠诚,克服了小家的实际困难,全心全意为大家,不让一个村民掉队,用自己的那片赤子之心,带领驻村工作队百折不挠,对落后村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脱贫的“志向”种入了村民的心田,鼓起志气,活出人的尊严。第三单元体现出主团队的政治智慧。金山岭镇古川村在两代村支书带领下已经脱贫致富,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在落实“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征程中如何防止返贫、如何巩固来之不易的成果,确保致富之路不偏离科学发展方向,如何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基石?主创团队通过剧中人的探索实践,为我们描绘出了令人信服的美好前景。



中国新农村发展的广阔前景?该剧虽浓墨重彩于河北北部城山山水之间,但却能览括脱贫攻坚战中的各种典型,借一斑窥全豹。

人物设计精准,性格鲜明。第一单元剧中主要人物唐天石的军旅生涯背景,构成了这个人物独特的性格品质。而从小吃百家饭长大的烈士遗孤卢振兴,当兵复员回乡,一心要报效父老乡亲,在危难之际当了村支书;还有王奎荣饰演的不忘初心、永葆军人本色的“老支书”“老班长”邢铁山,他们三人共同构成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层核心人物,他们的英雄气概与军人情结,正是让这部脱贫攻坚战剧作“与众不同”的“钢”性审美成因,从更广泛的社会视野回应了宣传文化系统中“文化名人”展开工作的不易,彰显出从精神文化层面“扶贫先扶志”的重要意义,以及女性第一书记的性别魅力。第三单元故事中处于矛盾焦点的三位青年形象石全友、梁依依、冀瑞丰,

以及在竞选主任“擂台赛”过程中次第出场的各种人物,都性格鲜明,各具特色,无论是肖哥、徐三凤,还是“巴大碗”、“窗花陈”、“高木匠”、“铁锅于”、“粉条刘”,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共同构成了农村生活的底色与亮色。

郭靖宇是一个很善于用电视剧讲故事的高手。他创作的剧中,每组人物的性格对比鲜明,矛盾既对立又统一,村与村之间的对比、户与户之间的对比、人与人之间的对比、心与心之间的对比,使全剧自始至终处于强烈的戏剧性情境之中,几乎所有情节、细节,包括人物之间的对话都出奇不意,又在情理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郭靖宇导演的戏剧开场总能先声夺人,人物在对抗中次第出场,矛盾在对立下次第展开,悬念也在对比中不断深入,一悬到底,环环相扣,绝处逢生。第一单元中,唐天石一出场就撞上了来镇上闹事的寡妇赵凤仪,进村摸排贫困户当晚又偏偏住进了赵寡妇家,一石激起千层浪,叙事被快速推进。后面我们看到卢振兴与叶冰的事业、恋情的发展线索,二人由一波多折到步入婚姻殿堂。第二单元中,辛兰帮扶全村人“立志脱贫”,促成村干部周万鹏与自己妻子破镜重圆的同时也修复了原配与丈夫的亲情。第三单元中,石全有凭借对改变家乡面貌、实现新农村梦想的执着与赤诚,紧紧依靠群众、挖掘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源,变劣势为优势,不仅赢得了党员干部的支持、群众的拥戴,还以自己的博大胸怀、高远境界令对手冀瑞丰心服口服。在决战现场,此时已看到了家乡美好未来的石全有,却出乎众人意料,道出了自己此行回乡参加“竞选”的真正目的。他不仅无私奉献出自己的“创意”,还表示愿和冀瑞丰通力合作,共创家乡美好未来。由此,他们双方各自也找到了感情归宿。《最美的乡村》以其丰富娴熟的艺术手法,保证了这部农村剧叙事艺术的张力和故事的吸引力。